

他的剧本屡遭禁演,他的小说无法发表。他写革命领袖,也写反动派;他讽刺官僚和文学审查,也讽刺流氓和小市民。在他的笔下,人物永远是活生生的:不是口号,不是标语,也不是立场。他是苏联的“非主流”文学家,更是20世纪俄罗斯经典作家——布尔加科夫。他的《大师和玛格丽特》位列《理想藏书》俄罗斯文学榜首,早已成为世界级的畅销书。近日,他的剧本终于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成规模引进出版。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逃亡——布尔加科夫剧作集》《大师和玛格丽特》
[苏]布尔加科夫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2月

布尔加科夫剧作首次成规模翻译引进 生前屡遭禁演,死后成为经典

布尔加科夫剧作 首次成规模引进

曾经,布尔加科夫被认为是一位“不理解无产阶级十月革命”“暴露了本身的人道主义弱点”的反动作家。

但如今,更多的人倾向于将他看作一位思想深邃、“以大无畏精神向一切恶提出挑战”“集讽刺作家、幻想题材作家、现实主义作家的天才于一身”的文学大师。

让一部作品担负起记录一个时代的责任,未免过于苛责,但他的《狗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苏联某段时期的缩影。他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在中国一版再版,至今仍是畅销书。他的《白卫军》在俄罗斯多次上演,被认为是“莫艺”三大经典戏剧之一,还被拍成电影。

著名作家余华描述他读布尔加科夫时的感受曾说:“我原以为苏联文学到这两位已经见底了,想不到还有一位真正伟大的作家——布尔加科夫,他是索尔仁尼琴和帕斯捷尔纳克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

这样一位世界级的小小说家、剧作家,他的剧作却长期没得到规模性的翻译引进,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2017年2月,曾翻译过2004年版《逃亡》《土尔宾一家》和《伪善者的奴隶》三部剧本的陈世雄、周湘鲁,经过多年的翻译和打磨,推出了《逃亡——布尔加科夫剧作集》这一新书。书中除《逃亡》《土尔宾一家》之外,更有《卓伊卡的住宅》《紫红色岛屿》《莫里哀》《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巴统》五部新翻译的作品。

人物永远是活生生的 不是口号标语,也不是立场

当革命成为历史大潮的必然,谁来同情失败的旧世界?当白卫军的高层抛弃了士兵落荒而逃,沙皇、祖国、荣誉、家园全都随风飘散,他们的生命还能为谁而战?

《土尔宾一家》创作于1925年,是从布尔加科夫自己的小说《白卫军》改编而成的。不同于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作品,这部剧选择关注革命中“人民不在我们这一边”的白卫军,描写他们面对不可逆转的命运时的绝望和痛苦,表现微小个人在历史洪流中载浮载沉,即使奋力挣扎也难逃被吞没的命运。

在《白卫军》中,布尔加科夫大展心理大师的风采。《白卫军》

我原以为苏联文学到这两位已经见底了,想不到还有一位真正伟大的作家——布尔加科夫,他是索尔仁尼琴和帕斯捷尔纳克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

——余华

之前,苏维埃文学很少有把白卫军作为人来表现的,他们仅仅是贴上了阶级斗争标签的固定模式而已。

1926年10月,根据长篇《白卫军》改编的话剧《土尔宾一家》正式公演,取得极大成功。俄国最具权威性的小艺术剧院连演数月,每星期三场,居然场场爆满。另一部戏《卓伊卡的住宅》从1926年10月起在瓦赫坦戈夫剧院公演,连演两年,居然没有从剧目上撤下来。这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接着又是剧本《逃亡》获得的巨大成功。布尔加科夫成了家喻户晓的剧作家。

《卓伊卡的住宅》和《土尔宾一家》创作时间相近,描写的却是苏联社会中,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产生的追求享乐、唯利是图、庸俗堕落的小市民和官员们。剧本取材于当时真实发生的事件,女主角卓伊卡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寡妇,她假借开裁缝铺的名义,暗地里贩毒、卖酒,甚至进行色情活动,而管理者和官员都被她腐化收买,直到警察的到来才中止了这一场醉生梦死的闹剧。

《逃亡》的结构由“八个梦”构成,既彼此关联又相对独立;内容上仿佛是《土尔宾一家》的续集,描写了镇压革命的“刽子手”赫卢多夫,在彻底失败之后,如何在噩梦中纠缠之下逃到君士坦丁堡、巴黎,最后只得通过死亡寻求解脱;剧本中还有偶然被“逃亡”的普通俄罗斯人,他们怀着对故乡的思念,最终走上返乡的路途。

上世纪20年代,苏联文坛极左思潮泛滥。当时的文坛主宰“岗位派”公开号召“重新翻耕文学土地”,“把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果戈理统统送进博物馆!”岗位派兴起的这种极左时刻,正是布尔加科夫的创作步入成熟期。《白卫军》《逃亡》等以深入揭示白卫军内心世界复杂性为特色的作品,成了“美化白军”的罪

证,成了公开的“反革命文学宣言书”。接下来,作家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受到了批判。

同样苦难的灵魂—— 写莫里哀也是写他自己

到了20年代末期,特别是30年代初期,苏联社会的阶级斗争形势日趋尖锐。

从1929年开始,布尔加科夫的剧一个接一个撤下舞台。报刊上对他点名批判的口气也越来越严厉和粗暴。他的作品也不再再有刊物和出版社发表。

他的希望破灭了。作为一个作家,连生存也受到威胁。他向当局要求自我放逐——把他放逐到苏联以外的地方。可是没有人理他。在这种情况下,他给斯大林、加里宁、斯维尔德洛夫、高尔基等人写信。1930年3月28日,斯大林亲自打电话给他。不久,又安排他到艺术剧院,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领导下工作。

人生如戏,莫如以戏写戏。在《紫红色岛屿》这部作品中,剧作家设置了一个剧中剧,借一个子虚乌有的岛屿,戏拟了苏联国内的一系列的内革命和对外战争,最后还不忘讽刺“文学审查官”对剧本的任意改动。这部剧中到处是双关语和笑料,表现了布尔加科夫特有的辛辣和尖锐。

1929年,布尔加科夫所有的剧本都被取缔后,他开始创作《莫里哀》,又名《伪君子联盟》。在这部作品中,他因为自身的困境,而对这位大师感到了一种切身的同情:莫里哀因触犯教宗而作品被禁、名誉扫地,甚至最后失去生命,而布尔加科夫也因“不同情革命”而作品被禁、一无所有,郁郁而终。写下《莫里哀》时,布尔加科夫笔下的已不是莫里哀,而是他自己——同样苦难的灵魂。

除此之外,本剧作集还收入了《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和《巴统》。前者是借用上世纪20—30年代流行的“时间机器”题材,从苏联时代穿越回伊凡雷帝时的俄罗斯;后者则是布尔加科夫生前最后一部剧本,描写的是年轻的革命领袖斯大林。关于后者,在读者和研究者间有巨大争议,所以不做过多叙述。

据悉,浙江文艺出版社此次出版的双头鹰经典丛书第1辑,还包括布尔加科夫的经典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莫里哀先生传》、勃留索夫的长篇小说《燃烧的天使》,以及勃留索夫、索洛古勃、安德列·别雷的小说集《南十字星共和国——俄国象征派小说选》。

新书推荐

历史



《五个人的战争》
[美]马克·哈里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4月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好莱坞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对世界进程的影响极其巨大,波及范围无所不包,无论是政治、

经济、科学,还是人文、历史、艺术,都因这场战争而剧烈变动,美国好莱坞自然不能例外。在当时,战争电影理所当然地成为主流。然而,在被改变的同时,好莱坞也影响了二战。

作为主要参战国之一的美国,当时采取了一个有些荒诞的举措:将战争宣传工作外包给好莱坞。五位著名好莱坞导演约翰·福特、乔治·史蒂文斯、约翰·休斯顿、威廉·惠勒和弗兰克·卡普拉,被允许自由出入战区,作者哈里斯对相关档案资料进行研究后,用这部作品讲述了五个导演从参与战争到归来期间的的生活经历及电影作品,为我们理解好莱坞在战争中的角色提供了新视角。

小说



《被占的宅子》
[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
南海出版公司 2017年3月

我们熟悉的世界仍有无数空洞,有待落笔描述。在科塔萨尔笔下,世界宛如一张折纸展开,内里的一重重奇遇让人目眩神迷。噩梦般的气息侵入老

宅,居住其中的两人步步撤退,终于彻底逃离;乘电梯上二楼时,突然感觉要吐出一只兔子;遇见一个生活轨迹与自己酷似的男孩,由此窥见无尽轮回的一角……读过科塔萨尔的人,绝不会感到乏味。日常生活里每一丝微妙的体验,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即兴演奏,让你循着心底的直觉与渴望,抵达意想不到的终点。

马尔克斯说:“翻开第一页,我就意识到,科塔萨尔正是我未来想要成为的那种作家。”《被占的宅子》收录《彼岸》《动物寓言集》《游戏的终结》三部短篇小说,《彼岸》轻灵可爱,《动物寓言集》别致精妙,《游戏的终结》深邃离奇。

艺术



《莫扎特与纳粹》
[英]艾瑞克·莱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月

莫扎特提倡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和纳粹思想尽管明显不相容,第三帝国仍将这位伟大作曲家的音乐用于巩固自己的政权。本书作者艾瑞克·莱维查阅

了期刊、日记、演讲稿等大量档案材料,再现了纳粹利用莫扎特建立自己文化及政权优势的史实。

从文化政治和社会的宏观视角解剖音乐,并不是近年兴起的思潮。该书作者将音乐生产和消费(主要侧重于音乐消费)置于宏观的社会政治和特殊时期历史背景中,通过大量档案史料分析第三帝国对莫扎特及其作品的强行表征和引导,以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争夺权力场域和文化场域的“正统性”。除了关注纳粹当局对莫扎特及其音乐的滥用之外,作者还关注了其他文化艺术作品对莫扎特作品的表征以及德国受众,特别是流亡音乐家的感知。

童书



《魔法坏女巫:西方坏女巫的一生》
[美]格雷戈里·马奎尔著
中信大方 2017年5月

《魔法坏女巫》是美国奇幻作家格雷戈里·马奎尔于1995年出版的转型之作,在此之前,他虽然写奇幻,写童话,但受众

主要是儿童。《魔法坏女巫》的故事原型为1900年著名儿童文学家弗兰克·鲍姆出版的经典名著《绿野仙踪》。马奎尔将《绿野仙踪》里的西方坏女巫作为主角,用五个篇章书写了西方女巫艾芭芭短暂而曲折的一生。他用十分现代的观念重新诠释了这部经典儿童文学,带领读者用成年人的眼光来审视大家儿时耳熟能详的童话中的坏人,探讨了成人世界里善与恶不再黑白分明的真实境况。

基于《绿野仙踪》再创作的作品100多年来数不胜数,但唯有马奎尔的《魔法坏女巫》没有消失在读者的视野中,反而成为了超越《绿野仙踪》的现代经典。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